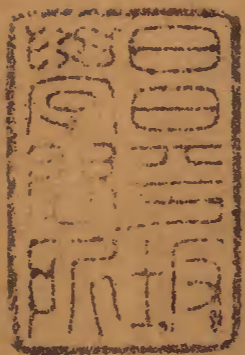


真珠船



			二八九九	漢書門
一	一	九	二八九九	類
二	〇	二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三〇八		二八九九		漢書
函	一	二八九九		類
一	二			
冊	架	號	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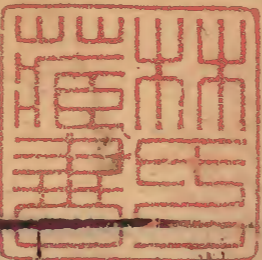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99	
冊數	12 (4)		
函號	308	145	

六之七



其珠船卷之六 上論二

湘楚黃焜西墅父輯



八佾考

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

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左傳。隱公五年。考仲子之



成也。成仲子之官。安其主而祭之。仲子桓公母也。隱公將讓位于桓公。故以桓母為夫人。諸侯無

二嫡。既以孟子為夫人。故為仲子。將萬焉。萬舞也。公問

羽數於眾仲。魯大夫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

盡物公從之。于是初獻六羽。日初明前此不用六羽之僭也。始用六佾。

也。公羊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

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

公之時，僭用他廟也。

雍徹考

禮周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學士主舞，瞽人舉歌。其

徹者，則主宰君婦耳。魯用天子禮樂，以雍徹三家，因

而僭之。

禮樂考

禮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天子朔食之豆數。諸公十有六。上公相朝堂上。

諸侯十有二。侯伯子男相朝堂上之豆數。上大夫以下大夫

六。大夫出豆數。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諸侯

介牢謂朝天子之禮，大夫介牢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

席三重，大夫再重。天子禘祭其席五重，三重謂相朝大饗再重，謂饗射也。天子

崩七月而葬，五重八佾。五重抗木及茵也。諸侯五月

而葬，三重六佾。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佾。此以多為

貴也。有以少為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介所以佐賓天子以

天下為家無為賓之義故無介特獨也天子適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

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諸侯以犢膳天子尊

君如天也諸侯相朝饗禮畢王君酌鬱鬯之酒獻賓不用籩豆以芬芳之德不在殺味也大夫行聘禮王

國禮之則既有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酒又有脯醢矣

數位尊者禮重每一食輒告飽須勸侑乃更食也此公庭禮謂之食自食其力之人則无食數也大

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繁馬腹帶也纓馬鞅也五色一匝曰就大路乘

以祭天故馬亦少飾次路圭璋特玉之貴者故不以他物麗之琥

璜爵琥如虎形璜則半環之形也玉之卑者子爵享諸侯用琥璜必待獻酌爵之時獻黼若黼而將

之不特鬼神之祭單席鬼神異于人不假多重以為溫暖也諸侯視朝

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為貴也特謂每人一揖也士卑故不問人數多寡

共一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揖也

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貴者宗廟之祭

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五獻

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此以小為貴也宗廟之祭

禮其獻尸也王人貴飲以一升之爵佐食賤飲以五升之散尸尊飲以三升之觶主人飲以肆升之角

子男之享禮諸臣之尊用缶壺缶容四石陳于門外壺容一石陳于門內君之尊用瓦甒甒僅容五斗陳于

堂上各異有以高為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

其所也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為貴也有

以下為貴者。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櫛禁，此以下為貴也。不壇至敬無文也。櫛與禁皆承酒尊之器。

因為酒戒，故名無足曰櫛。大夫用之有足曰禁。士用之有足則高，無足則下。廢禁則又下矣。禮有

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

夫五。此以文為貴也。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

無容。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犧尊疏布

鬲，桴杓，此以素為貴也。敬之至者不以文飾為美。見父之族黨不為折旋揖讓之

容。天子所播之大圭不事鐫刻。太古之羹無監梅之和祭。天貴質，故用素車。又用蒲席覆犧尊，則以粗布

杓，沃盥之器。桴，白理木也。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

揚，詡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

子樂其發也。用心于外，主備物也。聖人見天地之德，發揚昭著于兩間，生成溥遍于萬物，是

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廣其德如此，非備物何以稱之。禮之以少為貴者

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

稱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以君子慎其

獨也。用心于內，主存誠也。聖人見天地之生物，其迹雖粗而究其極，則精且微。其德如此，雖備物何

以稱之。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

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

稱也。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

獻爛。一獻孰。近者為褻遠者為敬薦血去人情最遠腥腥肉去人情稍近爛沈湯之肉去人

情漸近矣熟肉則近人情矣祀漸以卑而情漸以近于此見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是故君

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

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

蹙。君子行禮固不近于人情然其周旋委曲亦非強作而文致其情此有由始而不徑行越序也以賓

禮言兩君相朝必有介副以通賓主之情不則大怨怒而無文賓必三辭主必三讓而后至廟中不則太

迎感而無容此由始之一証也。故禮有擯詔樂有相步音編溫之至也。禮容

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以詔告之樂工禮也

者及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

郊特牲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貴五味之本也。黼黻

文繡之美。疏布之尚。反女功之始也。莞簞之安。而蒲

越藁鞞之尚。明之也。大羹不和。貴其質也。大圭不琢。

美其質也。丹漆雕幾之美。素車之乘。尊其樸也。貴其

質而已矣。祭天掃地而祭焉。於其質而已矣。醯醢

之美。而煎鹽之尚。貴天產也。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

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

又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言割之利矣而亦此意也

禮記卷之六 五

禮時爲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也。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

喪考

檀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子貢曰。夫子何善爾也。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皆不忍死其親之心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辟踊拊心跳躍拊心哀之至也。有筭爲之節文也。喪不慮居。

不敢有敗家之慮毀不危身喪不慮居為無廟也毀不危身

為無後也始死克克如有窮既殯瞿瞿如有求而弗

得既葬皇皇如有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廓然

子游曰禮有微情者有以故興物者有直情而徑行

者戎狄之道也禮道則不然先王制禮慮賢之過于情也故立為哭踊之節

以殺之慮不肖者之不及乎情也故為之興起禮文之物使睹物思哀以政之二者皆酌人情而為之也

若直肆已情徑率行之或哀或不哀漫無制節是乃戎狄之道中國禮義之道則不如是也人喜

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舞斯愠愠斯戚戚斯

歎歎斯辟辟斯踊矣品節斯斯之謂禮喜者外境會心之謂陶樂

意咏謳歌也猶身動搖也愠者外境違心之謂戚憂也嘆吟息也辟拊心也踊足跳也因論踊而并及舞

蹈哀樂相對人死斯惡之矣無能也斯倍之矣是故

制絞衾設奠娶為使人勿惡也人死則形骸腐敗故惡之無復知覺故倍

之聖人為之制絞衾以飾其體奠娶以飾其棺則不見死者之可惡矣始死脯醢之奠

將行遣而行之既葬而食之未有見其饗之者也自

上世以來未之有舍也為使人勿倍也故子之所刺

于禮者亦非禮之訾也始死即為脯醢之奠將葬則有包牲之遣既葬則有虞祭

之食雖未見死者真來饗之然未有舍而不行者所以使人不倍也先王制禮其深意如此所以為故興

物者也今子刺喪之踊而欲去之是謂直情徑行而自蹈于戎狄耳有子與子游立見

孺子慕者有子謂子游曰子一不知夫喪之踊也

喪言

禮之有踊我不知其何為而然子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

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于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

禮之有踊我不知其何為而然子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

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于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

禮之有踊我不知其何為而然子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

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于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

禮之有踊我不知其何為而然子欲去之久矣情在于斯其是也夫

今見孺子之號慕若此則哀情之在于踊亦如此孺子之慕也

旅考

爾雅旅陳也又云祭山曰廐祭山以黃玉及璧埋於山

足廐埋於山頂曰懸

禮書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則旅其羣神而祭之又荆

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尚書以為祭山之名周

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是旅非但祭山而已

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是旅非但祭山而已

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是旅非但祭山而已

禮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是旅非但祭山而已

泰山考

五嶽之尊在魯封內天子有特舉諸侯有歲禘

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代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始交代之處又羣嶽之長

公羊傳

山川有能潤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

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惟泰山之雲乎一
名天孫言為天帝孫也詩曰魯瞻周禮曰交鎮

冉有考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也為季氏宰

家語子貢曰恭

老慈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已

是冉子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學則知卹孤則惠恭則近禮勤

則有繼堯舜篤恭以正天下其稱之也曰宜為國老

史記冉有帥師與齊戰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

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

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質諸鬼神而

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

活子解冉
不有才藝
以政事著
進則理其
官職退則
受教聖師
為性多謙
選

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毋以小人間之則可矣

家語孔子在衛冉有言於季孫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

欲以求治是猶卻步而欲求及前人不可得已今孔

子在衛衛將用之已有才而以資隣國難以言智也

季孫以告哀公使人以幣召孔子孔子自衛反魯

左傳齊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

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境季孫

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氏告二子二子不可求

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

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

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

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氏

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

子有遠慮小人冉求自稱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

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

退而蒐乘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是役也

冉求用矛于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哀公十一年

檀弓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

觀此則求於軍旅之事果自嫻習孔子獨以治兵許由何也

將之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于伯高。合之請粟之事似皆好行者矣

其德 已下不齊而對人其取武子曰五出

者矣 而取武子曰五出

其德 已下不齊而對人其取武子曰五出

者矣 而取武子曰五出

其德 已下不齊而對人其取武子曰五出

者矣 而取武子曰五出

其德 已下不齊而對人其取武子曰五出

者矣 而取武子曰五出

射讓考

古者射必有耦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

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

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

序而立于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射者

各發四矢以較勝負一揖而復位俟衆耦升而射畢

司射命設豐於西楹之西豐形似豆而卑勝者之子弟洗觶

酌酒奠於豐上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堂三揖至階勝

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至豐北面坐取觶立飲興揖

正是消磨
爭心之法

酒令行罰亦如是今但以酒爲罰誤矣

不勝者先降凡飲酒主賓勸酌必拜以送爵令不勝者自飲而無送爵勸飲之意以是爲罰也

各發四天以測幾員一其百夏立矣身異十百七五
率而立于以根河階三其而於長堂也根昔
當判罰北面計至罰下北面計於長堂南面當
才判罰之東南則西面根却階同出六西面計於
古昔根必百階只縣各跟其河宜跟縣央後而立堂
根階昔

魯禘考

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

春秋桓公五年書大

雩借雩自

始閔二

年書禘于

莊公借禘自閔始雩三十二年書卜郊借如自僖始

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天子祭圓丘曰禘祭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太祖東向毀廟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會於太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向惟以祖配之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

祭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太祖后稷也禘嚳于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始祖配之者也

羅泌曰周郊天帝

左傳荀偃
士句曰魯
有禘樂賓
祭用之語
見襄公十
年宋公享
晉戾于楚
五

陳際泰曰
禘者于祭
為至尊非
虛加其禮
文乃中心
與之殊異
其說有三
焉耳天子
之享物最
厚則天子
之思先最
長此固孝
子之志人
情之實也
而天子之
發祥最長
斯天子之
報氣最遠

魯郊五帝周禘帝嚳魯禘文王周郊日至魯郊孟春
周牛以騂魯牛白牡豈魯之疑其僭而自為之制耶
周祖后稷故禘帝嚳魯祖周公故禘文王日至天帝
用事之始故祀天帝孟春五帝用事之始故祀五帝
春秋四卜不從鼠食牛死有天道矣魯頌皇皇后帝
后帝非靈威仰也享以騂犧騂犧非白牡也騂獮赤
春公羊有明文而禘周公以白牡固明堂位之說也
豈祭周公以白牡而魯公反騂獮乎禮天子載大旂
以象日月交龍而魯以龍旂承祀載弧韜十有二旒

日月與天子之禮無異矣周禮在魯果足信乎魯之
為禘追祭文王配以周公魯禘之常也閔公二年禘
於莊公為慶父也又僖公八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
曰魯有禘禮賓祭用之以禘而致夫人饗賓客失禮
愈甚矣明堂位云成王以周公有勲勞於天下命魯
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蓋報德之禮也於乎
魯謂成王伯禽而有悖禮之事哉

史記
平王東遷之初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
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據此則魯之僭天子禮自

則又德厚者流光德薄流卑之說矣天子之所處寔高斯天子之所知嚴邈則又庶人知禰大夫知祖之義矣立論微而至大義恍然

平王惠公始也魯請郊廟而天子使史角往猶且慎重其事使監臨焉而公遂止之不遣者取便於已庶習熟其儀而成其僭也兩觀大輅萬舞冕璪有不始於茲乎自後移所以祀文王周公之禮而徧及於羣廟不知其非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其有傷於平王惠公之時乎

灌考

周之祭祀先灌地求

禮祭

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裸歌莫重於人聲舞

神于陰既奠然後取血簪實之于蕭以燔之求神于

莫重於武宿夜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覓氣歸於天形鬼歸於地故祭所以求神陰陽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

是也祭必先灌然後薦腥薦熟鬱人掌裸器凡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和之曰鬱鬯宗廟之祭用以裸地降神達芬芳于神也司尊彝以秬黍釀酒用鬱金香草盛鬯用掌六尊六彝之位六尊獻尊之屬六彝雞彝之屬詔其酌辯

灌尊夏以雞夷殷以尊周以黃自其勺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彝雞彝刻畫雞形于彝為飾

也鳥彝刻畫鳳凰皆有舟舟所以載彝如今之承盤也其朝踐用

兩獻尊朝踐即朝獻也日踐者言籩豆有踐也獻尊者飾以翡翠也尊必有兩一實醴齊王酌以

為三獻一實緹齊再獻即饋獻也其再獻用兩象尊以序言之故曰

再獻象尊者飾以象骨也尊必兩者一實益齊王酌以序言之故曰

之以為五獻一實緹齊后酌以為六獻王之七獻則犧尊之醴齊后之八皆有罍罍所以副諸臣之所昨

也昨與酢同蓋諸臣酌于罍以為九秋嘗冬烝裸用

尊、口獻者言其獻齊酒之物也著尊者著地無足也其饋獻用兩壺尊日饋

也尊者著地無足也其饋獻用兩壺尊日饋

齊酒而言之也壺尊者皆有罍諸臣之所昨也凡四

時之間祭追享朝享追享謂夏四月禘祭朝享謂冬十月禘祭以其間于四月故曰

祭裸用虎彝雉彝音累 屬 雉 猴皆有舟其朝踐用兩大尊大

太古之其再獻用兩山尊山尊畫山雲于尊也皆有罍諸臣之

所昨也凡六彝六尊之酌鬱齊獻酌裸用鬱齊則醴酌以獻之

齊縮酌朝踐用醴齊則以益齊浣酌饋獻用益齊則以清酒浣之而

后酌也澆凡酒脩酌諸臣之昨用凡酒則滌治而后酌也按禘禮九

獻灌乃一獻二獻之禮也禘前十日典瑞共灌獻之

圭璋禘日夙興室中近北陳鬱鬯有鬱人掌灌事和

先儒謂既
灌而往始
列尊卑序
昭穆孔子
以魯祀躋
僖爲逆故
不欲觀

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濯灌玉。詔灌將之儀。與其早晏
之節。及沃盥之事。將灌則王服衮冕而入。奏王夏。后
服副禘。從王而入。奏齊夏。次乃尸入。則奏肆夏。王以
圭瓚酌。羊羹之鬱鬯。以授尸。尸受之。灌地。祭之以降
神。乃啐之。奠之。此求神之始也。是爲一獻。后乃以圭
瓚酌黃羹之鬱鬯。以亞獻尸。尸亦祭之。啐之。奠之。是
爲二獻。灌以求神。謂之祭始。蓋周人尚臭。故以鬯臭
也。自後王始。迎牲入。奏昭夏。由三獻至於九獻。王酌
玉爵。后酌瑤爵。饌饋既殊。而樂奏亦異。

與祭考

祭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
統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是故惟賢者能
盡祭之義。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福者。備也。備者
百順之名也。忠臣以事其君。孝子以事其親。其本一
也。上則順於鬼神。外則順於君長。內則以孝於親。如
此之謂備。是故賢者之祭也。致其誠信。與其忠敬。奉
之以物。道之以禮。安之以樂。參之以時。明薦之而已
矣。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

於倫。是之謂畜。是故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者。孝子之行也。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矣。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有薦者。莫不咸在。示盡物也。外則盡物。內則盡志。此祭之心也。

而敬焉。盡其禮而不過失焉。進退必敬。如親聽命。則或使之也。

孝子之祭可知也。其立之也。敬以訕。身也其進之也。敬以愉。色也其薦之也。敬以欲。心也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訕。固也。進而不愉。疏也。薦而不欲。不愛也。退立而不如受命。敖也。已徹而退。無敬齊之色。而忘本也。如是而祭。失之矣。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虛中以治之。

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數。已祭子贛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衆盛之容漆漆者，容也。自反也。言自修整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及饋樂成，薦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各以威儀相尚夫何恍惚之有乎？何能有交神之心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言濟濟漆漆乃宗廟賓客之容，非主人之容也。

王孫賈考

王孫賈衛大夫

左傳

衛靈公三十年，晉師將盟靈公

於鄆澤。趙簡子曰：羣臣誰敢盟衛君者？涉佗成何

晉大夫

曰：我能盟之。衛人請執牛耳。成何曰：衛吾溫原

也。焉得視諸侯？

言國小不能從諸侯禮

將歆涉佗，按衛侯之手

及扼。

按擠也。血至扼。

衛侯怒。王孫賈趨進曰：盟以信禮也。有

如衛君，其敢不惟禮是事，而受此盟也。

言晉無禮不欲受其盟。

靈公欲叛晉，而患諸大夫。王孫賈使次於郊。

賈畫計使止郊。

外大夫問故，公以晉詭語之。且曰：寡人辱社稷，其改

卜嗣寡人從焉。使改卜他公子以嗣先君我從大夫所立大夫曰是衛之

禍。豈君之過也。公曰又有患焉。謂寡人必以而子與

大夫之子為質。大夫曰苟有益焉。公子則往。羣臣之

子敢不負羈紼以從。將行。將往王孫賈曰苟衛國有

難。工商未嘗不為患。欲激國人皆怒使皆行而後可。公以告

大夫。乃皆將行之。行有日。公朝國人。使賈問焉。曰若

衛叛晉。晉五伐我。病何如矣。皆曰五伐我。猶可以能

戰。賈曰然則如叛之。言能戰則可叛病而後質焉。何遲之有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

夫亦為王

禮與考

爾雅室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

窳。音夷亦養也東南隅謂之窳。此別室中四隅之異名也。孫

炎氏云。奧者室中隱奧之處。古者為室。戶不當中而

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

常處焉。禮曲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奧。

五祀先設。主席而祭於其所親之也。後迎尸而祭于

奧。尊之也。祭于其所近于褻。止祭于奧。又非神所棲

故兩祭之以盡求神之道也。

祀竈考

禮器竈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盆尊於瓶其神先炊故謂老婦盛食

於盆盛酒於瓶皆卑賤之祭也五祀春祀戶陽氣始出祀戶納陽祭先脾木

夏祀竈陽氣盛衰于外從衰類也祭先肺中央土祀中雷室中

雷亦土神祭先心心居中又火生土秋祀門秋陰氣出祀之于門外陰也祭先

肝冬祭行行者往來之處冬陰往而陽來故祀行祭先腎中雷取陽光

井取水竈取火門戶取閤闕皆陰陽之動處也若不

動則為純陰神明不居矣凡祭五祀於廟用特牲有

至有尸皆先設席於奧焉

戶中雷
主北向
主行西南
向竈東西

周文考

易賁卦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

蘇子曰夏之政尚忠商之政尚質周之政尚文而仲

尼亦云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予讀詩書

歷觀唐虞至于夏商以為自生民以來天下未嘗一

日而不趨于文也文之為言猶曰萬物各得其理云

爾父子君臣之間兄弟夫婦之際此文之所由起也

昔者生民之初父子無義君臣無禮兄弟不相愛夫

婦不相保。天下紛然而淆亂。忿鬪而相苦。文理不著。而人倫不明。生不相養。而死不相葬。天下之人舉皆戚然不寧於中。然後反而求其所安。屬於父子。而列其君臣。聯其兄弟。而正其夫婦。至于虞夏之世。乃益去其鄙野之制。然猶以天子之尊。飯土簋。啜土釶。土階三尺。茅茨不剪。至于周而后大備。其麤始於父子之際。其精布于萬物。其用甚廣而無窮。蓋其當時莫不自謂文于前世。而後之人。乃更以爲質也。是故祭祀之禮。陳其籩豆。列其鼎俎。備其醪醑。侑代以薦。思

其飲食醉飽之樂。而不可見也。於是灌用鬱鬯。藉用白茅。既沃而莫之見。以爲神之縮之也。體魄降於地。魂氣升於天。恍惚誕謾。而不知其所由處。聲音氣臭之類。恐不能得當也。于是終祭於屋漏。繹祭於祊。以爲人子之心。無所不至也。薦之以滋味。重之以膾炙。恐鬼神之不屑也。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恐父祖之不吾安也。于是先黍稷而飯稻粱。先大羹而飽庶羞。以爲不敢忘禮。亦不敢忘愛也。丁寧反覆。以爲可以盡人子之心。而人子之心。亦可以少安矣。故凡世

之所謂文者。皆所以安夫人之所不安。而人之所安者。事之所當然也。仲尼區區於衰周之末。收先王之遺風。而與曾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于毫釐纖悉。蓋以爲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于此焉耳。及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衆暴寡。而後乃以爲用文之弊。夫自唐虞以至于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于天下。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于文。非文則無以安天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婚喪祭。而不爲之禮。墓祭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于其中。而曰不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以求周之文而未至者。非所以爲法也。

茅鹿門曰。竊謂忠質文三字。以之名三代之治。則可以之論三代之相。揅而又謂若循環然。則不可當其風氣之日開。而聖人以漸爲之。經緯其間。至周而文始大備。及周之衰。而苟有王者起。亦不過循文武成康之遺。爾豈得又推文而之忠與質乎。

哉不然湯何以纘禹舊服而武王之克商也亦特
曰政由舊故愚獨謂夏未嘗尚忠商未嘗尚質周
亦未嘗尚文此皆後世之所以仰觀三王之典禮
與其風俗之可見者而強名之爾孔子曰周監于
二代郁郁乎文哉頌美之也假令如後世儒相抹
之說孔子於此必深言之矣何以獨遺此一段大
議

射不主皮考

鄉射記 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

周禮 卿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內志二

曰容外體三曰主皮不失四曰容和進退五曰興舞開樞

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與舉也長之使任其
教治之使任其事也

釋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而軍旅
之射又有貫革之式獨禮射不然禮射者大射賓
射燕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于獲也
庶人之禮也卿大夫或用以詢衆庶在和與容
之后非其所尚故尚書大傳曰戰
開不可不習于蒐狩以開之也

不主非禁
力也此論
得體

陳際泰曰先王之治天下也文武並進不使後世
窺吾有所左右而輕天下故禮射與武射同立澤
宮而不相爭蓋即天保治內采薇治外之遺意焉
抑先王之治天下也文雅獨優不使後世謂吾無
所掃除而致太平故禮射獨文射盡屏其挽強而
不復進蓋有竭蹶而成之端冕而蒞之之微權焉

告朔考

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註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

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其日又以禮祭於
宗廟謂之朝廟朝廟小於告朔春秋文公六年閏月
不告朔猶朝於廟言廢其大而行其小也周自平王
以後政令不行告朔禮廢不獨魯也夫子作春秋特
書文公四不視朔深致意焉穀梁氏稱閏月天子
不告朔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則諸侯雖閏
告朔

玉藻 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也。

唐書 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

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

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

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

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

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

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

附月令

月用夏正

禮記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日謂日與月所會之辰中

中于南方也 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大皞伏羲氏本德之君句

芒少皞氏之子曰重木官之臣 其音角。律中大簇。東風解凍。獺祭

魚。鴻雁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路。駕蒼龍。載青旂。

衣青衣。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

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

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是月也。

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

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推。三公

五推。卿大夫九推。元日上禁止伐木。毋覆巢。毋

殺孩蟲胎。未生方生天飛鳥。毋麇。毋卵。毋聚大衆。毋置城郭。掩

骼埋齒。是月也。不可以稱兵。仲春之月。日在奎。昏

弧中。旦建星中。諸月中星者二十八宿此及二星者

律中夾鍾。是月也。安萌芽。養幼少。存諸孤。

擇元日。命民社。擇甲日之善者命有司省囹圄。是月也。

玄鳥至。至之日。以太宰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帥

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高禘

之前。此祈嗣之禮也。祭帝于郊以先禘配也。是月也。日夜分。雷乃

發聲。先雷三日。在春分前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

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戒淫慢也

日夜分。天道平也則同度量。鈞衡石。角斗甬。正權概。角較也甬

斛也概執以平量者上下。上旬命樂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

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季春之月。日在胃。

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律中姑洗。是月也。生氣方

盛。陽氣發洩。句同句者畢出。萌者盡達。不可以內。言順時不

可閉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絕。聘名士。禮賢者。

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母觀。不得為容也省婦

事以勸蠶事。百工咸理。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命國難。九門磔攘。以畢春氣。難逐疫也。磔裂牲攘除也。孟夏之月

日在畢。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神即

農。其神祝融。顓頊之子名黎。火官之臣。其音徵。律中仲呂。

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駕赤駟。載赤旂。衣赤衣。

立夏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于南郊。

還。反行賞。封諸侯。命大尉贊桀俊。遂賢良。命野虞出

行。田原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斷薄刑。決小

罪。出輕繫。是月也。天子飲酎。重釀曰酎。樂蠶畢而東作成也。仲

夏之月。日在東井。昏亢中。旦危中。律中蕤賓。是

月也。命有司為民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

農乃登黍。挺重囚。拔出之也。班馬政。是月也。日長至。

陰陽爭。死生分。物感陽氣而方長者生。感陰氣而已成者死也。君子齋戒。

處必掩身。無躁。止聲色。毋或進。薄滋味。毋致和。節耆

欲。定心氣。百官靜事。毋刑。以定晏陰之所成。止刑罰之

事以安。陰靜也。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律中

林鍾。天子居明堂右个。命漁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

是月也。不可以興土功。不可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

動衆。毋舉大事。以搖養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中央土。其日戊巳。其帝黃帝。其神后

土。土官之臣顓頊氏之子黎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天子居

太廟大室。乘大路。駕黃駟。衣黃衣。其味其。其祀

中雷。古未有宮室陶穴皆開其上以漏光明而雨溜之因名室中爲中雷孟秋之月

日在翼。昏建星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天

氏。其神蓐收。少皞之子該金官之臣其音商。律中夷則。鷹

乃祭鳥。用始行戮。天子居總章左个。乘戎路。駕白駱。

韋。白旂。衣白衣。立秋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

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還反。賞軍。帥武人於朝。天子

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

是月也。命有司脩法制。慎罪邪務。搏執。天地始

肅。不可以贏。陽饒陰乏不可使陰氣常贏不止也是月也。農乃登穀。

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命百官始收斂。完堤坊。謹壅塞。

以備水潦。月建酉酉中有畢星好雨也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牽

牛中。旦觜觴中。律中南宮。玄鳥歸。羣鳥養羞。藏備冬月

是月也。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飲食。天子乃

難以達秋氣。以犬嘗麻。先薦寢廟。季春難以畢達春氣今又難者所以

除過時之陽暑
達秋之涼氣也是月也。可以築城郭。建都邑。穿竇

窖。脩囷倉。圓曰竇
方曰窖乃命有司。趨民收斂。多積聚。乃勸

種麥。毋或失時。日夜分。則同度量。平權衡。正鈞石。

角斗甬。與仲
春同是月也。易關市。來商旅。納貨賄。以便

民事。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虛中。旦柳中。律中無

射。天子居總章右个。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

要。藏帝籍之收於神倉。上丁命樂正。入學習吹。

合諸侯制百縣。為來歲受朔日。與諸侯所稅於民。輕

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為度。以給郊廟

之事。無有所私。制勅也。百縣
侯屬縣也是月也。天子乃教以

田獵。以習五戎。班馬政。乃趣獄刑。無留有罪。孟

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

顓頊。其神玄冥。少皞氏之子相
代為水官之臣其音羽。律中應鍾。

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路。駕鐵驪。載玄旂。衣黑衣。

立冬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

巡。反賞死事。恤孤寡。死事死
國事也命大夫釁龜策。占兆。審

卦吉凶。命百官謹蓋藏。固封疆。備邊竟。完要塞。謹關

梁。塞徯徑。飾喪紀。厚薄之度。貴賤之等級。是月也。

是月也。

冢宰制國
用故舉其
以數

大飲烝。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

天宗日月星辰也。割刑牲也。社以上

公配祭故曰公社。臘因臘而祭也。周曰蜡。秦曰臘。

天子乃命將帥講武。

仲冬之月。日在斗昏東壁中。旦軫中。律中黃鍾。天

子居玄堂大廟。飭死事。

誓戒軍士

毋發室屋。及起大眾。以

固而閉。地氣沮泄。是謂發天地之房。命之曰暢月。

克滿也。

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

動也。

君子齋

戒。處必掩身。身欲寧。去聲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靜。

以審陰陽之所定。

視仲夏尤謹者。養陽氣培重也。

季冬之月。日在

婺女昏婁中。旦氐中。律中大呂。天子居玄堂。右个

命有司大難。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氣。

旁磔四方皆磔。牲以禳也。丑為

牛土作之。土能制水以畢送寒氣也。

冰方盛。水澤腹堅。

上下皆凝。

命取冰

冰以入。

入藏之也。

令告民出五種。命農計耨耕事。脩耒

耜具。田器命樂師大合吹而罷。

以綴思也。間一歲而作故曰罷。

是

月也。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且

更始。

窮次還次。玄枵也。窮紀還會。玄枵回者宿星雖月一周。天早晚不同。今復回故處也。

天

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以待來歲之宜。

且也日讓于宋民讓于歸星回于天嫂律然若也且
其具田器命樂禍大合郊而歸以難思少間一
水以人六也令昔只出正軒命豐信時博事節表
水以畢茲寒餘也牛土計之土道歸水式熱水戰烈望昔強命規水
命官臣大鱗受新出土半以茲寒餘昔以難思少五為
文君楚中且楚中軒中大呂天子呂文不个

定公考

魯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也左昭公二十

五年謀去季氏弗克遂如齊齊侯卑公遂如晉三十

有二年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

公季孫平欲與子家子懿伯從政叔孫成子使告

之曰公衍公為昭公子始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

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

將唯子是聽此皆季孫之願也對曰若立君則有卿

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

按左傳載子家與昭公言季氏難圖也讒人以君僥倖耳公不聽



入可也。與季氏無怨者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

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墮。公子宋先

入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出奔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

侯戊辰。定公即位。季孫使役如闕公氏。羣公墓宅將溝焉。

欲絕其兆域。不與先君同。榮駕鸞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

也。章其逐君縱子忍後。必或耻之。乃止。季孫問于榮駕鸞

曰。吾欲為君謚。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

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

司寇也。溝而合諸墓。自昭公墓外為溝使與先君墓合。明臣無貶君之義。

按昭公喪至五日。而後定公即位。非常禮也。昭公

生務人。即公為及公衍二子從乾侯。乃亦季氏之所

忌。不敢復入。公子宋以昭公母弟。雖亦從公在外。

然于季孫無忌。子家羈所謂貌而出者也。故喪至

壞墮而宋先入。意如必欲抑使聽已。不以時定位。

將以市已挾立之恩。而宋卒為意如所制。而不得

有為。魯自是不振矣。

穀梁傳曰。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公之始。非正始

也。春秋于定公元年。不書即位。以社稷非先君所

是倒字句
法若云將
溝公氏便
順矣

真珠舟 卷之六 三十一

命。而受之于意如耳。

命。而受之于意如耳。

命。而受之于意如耳。

命。而受之于意如耳。

命。而受之于意如耳。

命。而受之于意如耳。

命。而受之于意如耳。

命。而受之于意如耳。

命。而受之于意如耳。

關雎考 文王得聖女姬氏以為配宮中之人見其有德而作此詩

關關雎鳩 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鳩相聚而不亂相親而不狎 **在河之洲** **窈窕**

淑女 窈窕貞靜幽閒淑女女中之聖者也 **君子好逑** 以德配德君子之善匹也 **參**

差荇菜 本其未得而言芳潔可以羞神明當左右順流以取之也 **左右流之** **窈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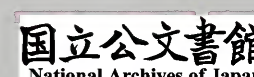
淑女 **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

反側 始求之不得則寤寐思懷之不已而思之深長至于不能安其身蓋為君子圖好逑而憂思之

懷自不能已耳 **參差荇菜** **左右采之** **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

喜其既得宜吾情于琴瑟致其愛于淑女也 **參差荇菜** **左右芼之** 熟以致薦

窈窕淑女 **鍾鼓樂之** 情而不失其性此文王風化之所由始歟



兩漢言詩
論義不論
聲魏人得
漢雅樂郎
僅能歌鹿
鳴騶虞伐
檀四篇太
和之末又
亡其三唯
有鹿鳴至
皆又亡自
此聲詩之
道絕矣

蠡言曰子以哀贊詩何鄭康成作衷字之誤鄭樵
辯曰孔子言詩皆取詩之聲不嘗說詩之義如曰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曰關雎之亂皆樂之聲
也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
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蓋以詩之
寤寐如是憂在賢思在賢所謂好德而非好色者
也

宰我考

宰予字子我魯人長於言語宰我問五帝之德及黃
帝之年夫子告之詳見家語又問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
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詞富說非所聽
也嘗使子楚昭王問之宰予曰切見夫子道行則樂
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志欲興而
行之誠有欲治之君夫子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
貺他日歸以告夫子子貢曰子之言行事之實未盡
夫子之美也夫子曰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

今曲阜縣西南三里
有宰我墓

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闕止字子我而曰闕爭龍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

賜之華不若子之實也。又曰吾於子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大戴禮孔子曰吾欲以顏色取人于滅明邪改之吾欲

以語言取人于子邪改之吾欲以容貌取人于師邪

改之宰我聞之懼不敢見

史記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

之

社考

郊特牲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薄社殿臺北牖使

陰明也。陰明則物苑惟為社事單出里。祭社里人盡出惟為社田

國人畢作。為社田獵國中皆行季春出火為樊也。樊除草萊然後簡

其車賦而歷其卒伍。而君親誓社以習軍旅。左之右

之坐之起之。以觀其習變也。而流示之禽。驅逐禽獸以示之

同詭鹽諸利。以觀其不犯命也。求服其志。不貪其得。

故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古者建國左祖右社。左

陽右陰。陰主殺。軍行載社主以行。用命賞于祖。不用

命戮于社其制有墻垣無屋宇以達陽氣

祭法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

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

羣立社曰置社

春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亳社殿社也周勝殿而頒之諸侯使各立之以戒

秋其社有屋故火得焚之又云決陰事於亳社言不

與正社稷同也魯之外朝東有亳社西有國社故左

傳云問于兩社為公室輔

左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春秋胡氏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

為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榭冬

實天失其道草木猶犯之而况君乎是故以天道言

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

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

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宰我對以使民戰慄蓋勸

之斷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與哀公

言乃以為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處變而不失其常

在賢者必有小貞吉大貞凶之戒矣其論隕霜殺草

則李榭冬實蓋除惡于微慮患于早之說也

三。禮也。中。以。限。曰。如。事。不。措。子。玉。不。咎。其。自。與。哀。公。
三。既。聚。公。室。問。旅。飲。宰。共。宰。共。膳。以。對。又。彈。射。蓋。博。
五。既。夫。其。以。順。其。難。必。喪。無。以。照。萬。民。矣。哀。公。去。
四。執。夫。其。以。順。其。誠。必。執。無。以。餘。萬。衆。矣。以。昏。獻。言。
實。天。夫。其。尊。草。木。飲。水。之。而。民。吾。乎。是。始。以。天。象。言。
然。皆。之。也。曰。此。言。何。難。也。夫。宜。難。而。不。難。則。率。誠。也。

夏后氏殷人周人考

坊。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
記。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蠢而愚。
喬而野。朴而不文。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
禮。先罰而后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
無恥。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
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
慚。賊而蔽。

松栢栗考

公羊傳

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人正之意也。栢猶迫也。親而不遠。地正之意也。栗敬懼貌。天正之意也。

也。青州鉛松怪石。荊州枕幹栢栢。是木於五方各有

禹貢

宜故刑昺云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栢。周都豐鎬

宜栗。又云太社惟松。東社惟栢。南社惟梓。西社惟栗。

北社惟槐。

史記

管仲夷。管仲，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

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

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

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追管仲。管仲既用，任政

於齊。齊桓公以霸。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賈分金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

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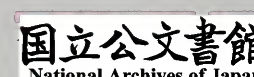
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

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在也。公子糾敗。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仲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庶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欲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

桓公問于管子曰。國何患。仲曰。患夫社鼠。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往託焉。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國亦有社鼠。人君左右是也。

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脩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寶也。管子束縛在魯。鮑叔薦之。桓公請於魯。使之治國。仲曰。賤不能臨。貴桓公以為上卿。而國不治。公曰。何故。曰。貧不能使富。桓公賜之。齊國市租一年。而國不治。公曰。何故。曰。疎不能制親。桓公立以為仲父。遂霸天下。

左傳。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王以



管仲曰吾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上卿之禮享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
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
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勲。應乃懿德。謂督^{厚也}不忘。往踐乃
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而還。君子曰管氏之
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許朱曰凡切各有量豆區之不能概釜鍾也猶升
勺之不能概豆區也觀霸形霸言命篇其自子僅
僅矣夫王者善養人仲則曰國脩而隣國無道霸
王資也王者德行仁仲則曰千里之路不可扶以
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正而不諱夫為晉文被
善之耳至服綈以下魯梁石壁菁莪以取泉布主
若富國強兵之道固如是乎夫子仁仲父矣而
序其績曰桓桓公伯諸侯真一字之春秋也

三歸考

說苑齊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
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
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
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
乃謂管仲曰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
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
周策桓公宮中女市女間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
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孔子曰管仲鏤篋而朱絃樹旅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爲上也晏平仲祀其先祖豚肩不掩豆澣衣濯冠以朝賢大夫也而難爲下也君子下不僭上上不偪

塞門考

郊特牲

臺門而旅樹

旅道也屏謂之樹

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

有物以蔽內外天子設于門外諸侯設于門內大夫

士設于庭中

反坫考

或云內外之室註謂反爵之坫

明堂位

反坫出尊崇坫康圭

兩君相見于廟尊于兩楹之間反爵之坫出于尊南

又于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

樂成考

周禮

大司樂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乃奏黃鍾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

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

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

大濩以饗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饗先祖

此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此分六代之樂

而用之祭祀也天神最尊而黃鍾爲律之首大呂爲

之合地示亞于天神而大簇爲律之次應鍾爲之合

四望謂嶽瀆也。姑洗爲陽聲第三。而南呂爲之合。蕤賓爲陽聲第四。而林鍾爲之合。夷則爲陽聲第五。而仲呂爲之合。無射爲陽聲第六。而夾鍾爲之合。庭奏以陽聲爲調。故奏言律。升歌以陰呂爲聲。故歌言呂。凡樂圓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雷鼓。雷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至於地上之圓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絲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凡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變者樂之一終也。象物。日月星辰之屬。川澤山林丘陵墳衍之示。及土示。皆在地之神也。天神則上帝及五帝也。致者聲樂奏于此。神物應于彼。雷鼓八面之鼓。靈鼓六面之鼓。路鼓四面之鼓。其鼗亦然。孤竹特生之竹。根之未生者。陰竹生于山北者。雲和空桑龍門皆

出雲門之樂。六變而終。咸池之樂。八變而終。簡韶
之樂。九變而終。九德。即九功之德也。九聲。即九虞之
樂也。一絲也。象神之目。且星氣之屬。川。象山林。且刻
宗廟之中。奏之。若樂。六變。限人。且百。而斷。突。變。昔
樂。黃。輪。為。宮。大。呂。為。商。太。蕤。為。徵。蕤。為。商。蕤。為。商。蕤。為。商。
樂。黃。輪。為。宮。大。呂。為。商。太。蕤。為。徵。蕤。為。商。蕤。為。商。蕤。為。商。

儀封人考

儀衛邑。封人。掌封疆之官。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
之。謂畿上有封。若今之界也。又周禮有掌疆之官。列
在掌固司險之後。一屬司徒。一屬司馬。其職皆典封
疆者也。



木鐸考

鐸大鈴也有金鐸有木鐸金鐸以振武事惟司馬行軍

執之木鐸以振文事其用最廣周禮小宰正歲帥治

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

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

木鐸宮正司烜以之脩火禁於中國卿帥凡四時之

徵令有常者以木鐸徇於市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

木鐸徇於朝是皆以振文事也在帝王天子則行而

為政玄聖素王則言而為教焉

韶樂考

樂記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夫堯也

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衆剛而

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詠也律和聲八

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謨夔曰戛擊鳴球上堂

之樂球搏拊琴瑟以詠輕清之音祖考來格虞賓朱并

在位助祭羣后諸侯德讓下堂管鼗鼓合止柷敔合樂笙鏞

以間歌聲暫歇繼鳥獸蹌蹌簫韶九成一咏一間鳳

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入音惟石屬角難和

真珠船

卷之六

四十三

百獸率舞。庶尹允諧。石聲和則音無不和物無不感子曰韶者舜

之遺音也。溫潤以和。如南風之至。其為音如寒暑風

雨之動物。

左傳。吳公子札來聘。請觀于周樂。魯有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

之歌。周南召南。皆各依其本國歌所常用聲曲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

之猶未也。猶有商紂未盡善也然勤而不怨矣。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為

之歌。邶鄘衛。更封康叔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憂深也衛

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不至于困。吾聞衛康叔武公

之德如是。是其在衛風乎。為之歌。王王黍離也曰美哉。思而

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墮滅故憂思猶有先王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邶

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王乎。美其有治政之音訊

其煩碎如不能久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

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之歌。邶曰美哉。蕩乎

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為成王陳后稷先公不敢荒淫以成王業為之

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

舊乎。秦本在西戎汧隴之西秦仲始有車馬禮樂去戎狄之音而有諸夏之聲及襄公佐周平王東

遷而受其故地故曰周之舊為之歌。魏曰美哉。泝泝乎。大而婉。險

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王也。險當為儉字之誤惟其國小無明王也為

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王

其能久乎淫聲放蕩無所畏忌自鄆以下無譏焉鄆第十三曹第十四季子

聞此二國歌不復譏論之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

武之德無二叛之心怨而不言怨商紂之政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尚

時猶有先王之遺民焉謂有殷王餘俗故未大為之歌大雅曰

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

乎雅頌所以咏盛德形容故但歌其美者不歌變雅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

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逼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履

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

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

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頌有殷魯故曰見盛德之所同

舞象音箭箭南籥者象箭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曰美哉猶有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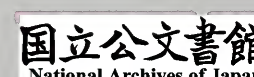
文王恨不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舞韶濩者殷湯樂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慙于

始聖人之難也聖人處世變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樂曰勤而

不德非禹其誰能脩之勤勞水功而不自矜其德見舞韶箭者舜樂

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



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魯用四代之樂故及韶箏而季子知其終也季札賢明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

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箏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

武樂考

武王用武除暴為天

下所棄故謂其樂為武樂春秋傳止戈為武

賓弁賈侍坐於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曰夫武之

備戒之已久何也。孔子問大武之樂先擊鼓備戒已久乃始作舞何也對曰病

不得其衆也。賈答言武王伐紂憂病不得士衆之心故先鳴鼓以戒衆久乃出戰今欲象此

故令舞者久而後出也咏歎之淫液之何也。淫液聲音流液不絕之貌對曰

恐不逮事也。武王恐諸侯后至不及戰事故長歌以致其望慕之情也發揚蹈厲

之已蚤何也。問初舞時即手足發揚蹈地而猛厲何其太蚤也對曰及時事

也。象武王及時伐紂之事故不可緩武坐致右憲左何也。坐跪也問六舞樂之

人忽有時而跪以右足致地而左足仰之何故也對曰非武坐也。言非武人坐舞法無

也。坐聲淫及商何也。舞樂中有貪商之聲是也。武王貪紂天下故取之。對曰：非武

音也。非武樂之聲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

其傳也。此典樂之官失其相傳之說。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

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若吾子之言是也。

賈弁賈起，免席而請曰：夫武之備戒已久，則既聞命

矣，敢問遲之遲而又久，久立于綴也。何也？子曰：居吾語汝，

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為樂。總干而山立，將舞之時，舞人總持干盾。

如山之凝，然不動。武王之事也。此象武王持盾以待諸侯之至。發揚蹈厲，大

公之志也。象太公威武，鷹揚之志。武亂皆坐，亂樂之卒章也。言武舞將終而止。

周召之志也。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止武也。且夫武始而北出，

孔子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北至第二位為一成也。再成而滅商，成者曲之一終從第一位至三位。

三成而南，從第三位至四位極北而象滅商也。四成

而南國是疆，從北第一位至二位象伐紂后疆理南國也。五成而分周公

左，召公右，從第二位至三位乃分左右象周召居左右也。六成復綴，從第二位至南頭初位。

以崇天子，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方皆崇武王為天子矣。

夾振之而駟伐，二人夾舞振鐸以為節舞者。盛威于

中國也。此象武王之兵盛威于中國。分夾而進，分部分也。舞者各

進也。之而事蚤濟也。此如武王之進也。事為蚤成。久立於綴，行綴之位。以待諸

侯之至也

象武王待諸侯之集也

而南

式各公

式各樂周各異式各

六

樂至六

而南國是

外絲武縣駐南國也

正

而各

而樂

三

而南

而

而南

而

再

而

而

而

且夫

夫知能而北

且

夫知能而北

禮讓考

曲禮夫禮者自卑而尊人。雖負販者必有尊也。而况富

貴乎。

坊記

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為民坊者也。故

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觴酒豆

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在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

背。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

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子云。君子貴人而賤

已。先人而后已。則民作讓。

天子有善。讓德于天。諸侯有善。歸諸天子。卿大夫有

善薦於諸侯。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存諸長老。祿爵慶賞。成諸宗廟。所以示順也。

先王之治天下。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貴有德。為其近于道也。貴貴。為其近于君也。貴老。為其近於親也。敬長。為其近于兄也。慈幼。為其近于子也。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先王之教。因而弗改。所以領天下國家也。

古者言之不出

周書 武王問五帝之誠于尚父。父曰黃帝之誠曰吾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乃鑄金人。三封其口。曰磨堯堅慎。勿言。

孔子于易傳著慎言者十二。於論語著慎言者十五。于戴禮著慎言者八。

莊子 孔子曰丘也問不言之言矣。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丘願有喙三

尺。鳥喙長而不能言也。

古語 守口如瓶。又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

老子 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真珠船卷之六終

真珠船卷之七

上論三

湘楚黃焜西墅父輯

公冶長考

魯人孔子弟子

家語 公冶長能忍耻。留青 日札 公冶長能通鳥語始因鳥

語知南山有羊得而食之因訟于魯繫之獄後得鳥語知齊出師侵魯白之魯君遂釋之欲爵為大夫不受耻為鳥語以得祿也

鳥語云啾啾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象公冶驗之果然

南容考

姓焉

南容名縉又名适字子容諡敬叔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弟仲孫閱居南宮因

家語孔子與南宮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弘歷郊

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乃今

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及去老子送之曰吾

聞富貴送人以財仁人送人以言今吾送子夫聰明

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閎達而危其

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母以有子為人臣

者母以有已敬叔聞之遂三復白圭

南宮縉之妻孔子見之姑之喪夫子誨之壘曰爾

無縱縱也爾爾無扈扈也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

八寸魯繆公時辛寬見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

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瑩

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

隆吾先君周公封于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

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衰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

曰今者寬也非周公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

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唯予一人營居于

成周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無道哉。小人哉。寬也。今使燕雀為鴻鵠。鳳鳥慮則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間隙。屋之翳蔚也。鴻鵠鳳鳥一舉。有千里之志。德不盛。義不大。則不至其郊。愚卑之民。其為賢者慮。亦猶此也。妄為誹訾。豈不悲哉。君子曰。敬叔至是。其不以富得罪矣。

家語初敬叔以富得罪於定公。奔衛。後反。載其實以朝。

孔子曰。敬叔以富喪矣。而又弗改。吾懼其有後患也。敬叔聞之。遂循禮施散焉。

左傳哀公三年五月辛卯。司鐸官名火。踰公宮。救火者皆

曰。顧府。顧府庫之藏南宮敬叔至。命周公出御書。俟于宮。

待命于公宮故子服景伯遂命宰人出禮書。唯是周禮在。魯而典籍尚存者。敬叔之力為多也。

訂疑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諡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

一也。适見家語一名韜。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强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南宮敬叔載寶而朝。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

子賤考

子賤爲單父宰。辭於孔子。孔子曰。母迎而距也。母望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承命乎。瀕行。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鱈也。魚不釣而致其爲魚也。薄而不美。若存若亾。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于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

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葦驅之，陽晝之所為，陽鱈者至矣。於是治單父，請其耆老賢者而與之共治。

說苑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

對曰：不齊之治也，父其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

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

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

曰：父事可以教孝矣，兄事可以教悌矣，友事可以舉

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于

不齊者五人，不齊師之而稟度焉。教不齊所以治者。

孔子嘆曰：昔堯舜聽天下，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

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齊之治者，邑也。初子

賤受單父之命，辭魯君，因請借善書者二人，至單父，

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

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

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子

賤由是得行已志。

家語子賤為治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巫馬期

因免衣衣弊裘，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漁

子賤著書
宓子十
六篇賈至
宓子賤碑
頌云鳴琴
蕩蕩虛水
之堂清淨
無爲邑人
以康澆風
化淳俗

陽王誰謂
為魴鱸
黃髦或師
或友芄芄
麥苗不穰
不萎齊師
邑魯魯侯
斯阜

者曰魚之大者名為鱣，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鯽。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巫馬期反以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使民間行，若有嚴刑于旁，何行而得此？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誠于此者，形于彼。宓子行此術于單父也。孔子兄子有孔篋者，與子賤偕仕。孔子往過孔蔑而問曰：自汝之仕，何得何亾？對曰：未有所得，而所亡者三。王事若襲，學焉得習，是學不得明也；俸祿少，饘粥不及親戚，是以骨肉益疎也；公事急，不得吊死問疾，是朋友之道缺也。其所亾者此也。孔子不悅，往過子賤，問如孔蔑對曰：自來仕者無所亾，其有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履而行之，是學益明也；俸祿所供，被及親戚，是骨肉益親也；雖有公事，而兼以吊死問疾，是朋友篤也。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子賤在單父，身不下堂，鳴琴而治。既巫馬期亦宰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於子賤，子賤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逸，任力者勞。

賈誼新書
宓子治單父，齊人攻魯，過單父，始父老請曰：麥



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人民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可不哀我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獲，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于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曰：「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魯君子考

魯多奇士，皆先王德教所培也。爰述泮宮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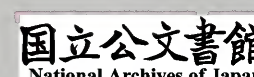
魯頌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此燕於泮宮而頌禱之詞。 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旒旒，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其始泮而得乎人心如此。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音昭昭。崇儒重道之德，音昭然而著。 載色載笑，匪

怒伊教。再色再笑，略無暴怒之形，惟敬敷其教，以慰于邁之心，其既至泮而善教人如此。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惟道可以服人，吾願其順彼長道，重禮教

而崇信義以屈服羣衆之心焉。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



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允有文焉而經邦有道允

有武焉而戡亂有方則昭假于魯公周公而無愧格先之孝自求伊祐明明魯

侯克明其德淮夷世為魯患又願我明明之既作泮

宮淮夷攸服將見既作泮宮則受成釋奠咸在於是斯而淮夷為之攸服焉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有矯矯武勇之臣則在泮以獻其所格之左耳淑問如臯陶在

泮獻囚有淑問如臯陶者則在泮以獻其所獲之囚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多士奮武以于

征而邁彼東南之夷兵威之盛則烝烝而衆皇皇而大兵律之嚴則不吳而喧不揚而燥不告于

訥在泮獻功且師而和不以爭功之事告于問訟之官惟在泮以獻功而此告克廣德心

所致者也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斃備

兵謀亦制敵之不可缺者是必角弓則觶然其體之健束矢則搜然其聲之疾戎車之車則孔博而利于

衝突徒御之衆則無斃而勇于立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兵威所懾既效順而不敢

逆式固爾猷淮夷卒獲又必審固其謀猶發機決策動在萬全則勝美在我矣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淮夷悅服貢獻斯行

彼翩然飛鴉本惡聲之鳥也今則集于泮林食我桑黹而懷我以好音矣憬彼淮夷來獻

其琛此蠢然之淮夷本為難化之人今則憬然悟前日之為非而來獻其琛元龜象齒

大賂南金凡元龜也象齒也南金也木非其地之所出者無不大賂于我焉况其所產者乎僖

公興學校育人才固可為頌而魯人每願其修德服遠併寓規戒之意

史記然須與本惡蓋之鳥也今謂兼
彌如須與兼干半林食好桑黑刺并被音
蓋左固爾猶與夷卒藝
又必審固其指條惡與央策
其指亦歸適之不可是者長必飲子眼無然其豔之

飛擇而與干立如
到京與夷并然不並
其制也

其指亦歸適之不可是者長必飲子眼無然其豔之

其指亦歸適之不可是者長必飲子眼無然其豔之

其指亦歸適之不可是者長必飲子眼無然其豔之

其指亦歸適之不可是者長必飲子眼無然其豔之

瑚璉考

瑚璉盛黍稷之器
曰琖子新稱璉以之其言人

明堂 四代之器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

六瑚周之八簋

三禮 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

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兌下

音鏡

音鏡

音鏡

漆雕開考

漆雕開字子若蔡人。一曰魯人。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子若執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孔子嘗問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孺子容，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兆。從此見之。卜多者其識短若問三人之賢與不賢，未敢識也。夫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

國賦考

疏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不曰兵曰賦，亦寓兵于農之意。按先王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

左傳成作丘甲 禮周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

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譏重歛故書

左傳十有二年用田賦以丘賦一乘為未足又以

田賦之也田賦之也者家一人也家一人管子內政

之法也諸侯之益兵自齊始晉次之州兵是也春秋

之季魯之行是也是故作丘甲用田賦不書初

公西赤考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

弟子行云齋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

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

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

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子語人曰

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

之禮者其于赤也

禮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娶設披周也

設崇殷也綢練設旒夏也

赤以飾棺榮夫子于是以素為楮楮外皆墻車邊置

嬰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繪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于杠首設長尋之旒此則夏禮也亦尊夫子兼用三代之飾也

史記作申棠家語又作申續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棖申棠一人矣

申棖考

魯人

孔文子考

孔文子名圍衛之執政上卿也

左傳初衛太叔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文子使疾出其妻而以已之女娶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置於犁

衛邑而為之一宮

別為一宮以居之

如二妻然文子怒欲攻之訪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

以鳥自喻以木喻孔文也

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

訪衛國之難也將止仲尼魯人以幣召之

子欲留季康子使人

召孔仲尼乃歸魯文子遂奪已之女不以妻疾疾淫

於外州衛外州人奪疾之軒車以獻于君疾恥是二

者故出奔于宋衛人立疾之弟遺文子遂以孔媾妻

之孔媾即文子之女疾之妻也

按孔文子使疾出宋朝之女而以已女孔媾妻之

一失也惡其如二妻而奪之二失也既又以之妻

于遺三失也孔媾不辭而夫其叔太叔遺不辭而

妻其嫂人道胥而禽行矣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

孔子以好學下問與之蓋亦隱惡揚善之意乎

子產傳

公孫僑字子產鄭穆公之孫子國之子

左傳鄭子駟與尉止有爭尉止帥賊以入攻執政於西

宮之朝殺子駟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產聞盜為

門者置守庀羣司具衆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

而後出尸而攻盜於北宮殺尉止盜衆盡死子孔公

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使羣臣皆受大夫諸

司門子卿之適子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

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

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

子產倉卒
即盜即有
此書所以
能安國定
也知終知政

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乃焚書于倉門之外。衆而後定。襄十年

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如其言問爲政

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

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茂然之面而

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于子產。子產曰：政如

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

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襄二十五年

鄭簡公賞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

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

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

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公孫揮

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班次之禮 襄廿六年

季札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

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

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必敗。襄公二十九年

鄭子皮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偪，族大寵多，不可爲

也。子皮曰：虎師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

用人之法
相不可
知此意

能事大國乃寬。子產為政，有事伯石，欲使之也賂與之邑。

子大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

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

事成歸功于我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國何？恐為

四隣子產曰：非相違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

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先和姑先安大，以待其

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

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請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三

乃受策入拜。子產是以惡其為人也。惡其偽讓使次已位，

恐其作亂故寵之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廬，

井有伍，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

豐卷將祭，請田焉。獵以供祭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

子張怒，退而徵役。召兵欲攻子產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

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

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

之。褚蓄也，畏法而藏之也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

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襄三

子產
誦後
人情之
難謂如此

不如并
有致

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何如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遊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也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寔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寔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欲使尹何為邑

為邑大夫

子產曰少未知可否

尹何年少

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

言官邑之重多于美錦

僑聞學而后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五獵射御貫則能獲

喻錯落
見其疊
又莫能
之

又一喻奇

子皮容善
之虛古今
僅見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謀慮不足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襄三十一年

鄭子產作丘賦。如魯之田賦國人謗之曰。其父名發死於路。

謂子國為尉氏所殺已為蠶尾。謂子產重賦毒害百姓如蜂蠶之尾以令於國。國

將若之何。子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

之。且吾聞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

度。不可改。民心不可使之逞快。法度不可使之改變詩云。禮義不愆。何恤

于人言。詩逸吾不遷矣。渾罕子寬曰。國民子產父字其先亡乎。

君子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什一取民。歛從其薄。其流敝猶至于貪作法

於貪。敝將若之何。言不可久行姬在列者。在列國也蔡及曹滕

其先亡乎。偪而無禮。蔡偪楚曹滕偪宋。又無禮以為之本鄭及衛亾。偪

甚正但
未盡善
益亦權濟
時也

渾空之譏
亦有理

真珠舫

卷之四

七

而無法。鄭偏于晉楚而政不率法。而制於心。民各行。無法以為之備

心何上之有。昭四年鄭人鑄刑書。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

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為已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

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法預設則民知爭端猶不可

禁禦。是謂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

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

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

和。臨之以勸。蒞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

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

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于法故民不畏上并有

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之以生爭緣弗徼幸以成其巧偽

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

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

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未法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如

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

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并行。終子之世。

真珠舫

卷之四

七

鄭其敗乎。盼聞之國將亾。必多制。數改法制其此之謂乎。

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

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火見。鄭其火乎。火心

星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

藏爭罪之法也。火如象之。不火何為。象類也。同氣相求。火未出而用火。相感而致災。

昭六年

禪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瑋。

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後宋衛陳鄭皆火。禪竈曰。

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叔

觀救火諸祭二事見

子產識明氣堅不徇

流俗固是

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亾。可以救亡。子何愛焉。

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

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多言者或時有中遂不與。亦不

復火。昭十八年

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祭焉。子產

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覲也。覲見也。言我若龍鬪。我獨

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淵龍之室吾無求於龍。龍亦無

求於我。乃止也。傳言子產之知昭十九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叔向問鄭國之政焉。子產曰。吾

得見與否言禍亂方興死生未可必在此歲也駟子

良伯方爭未知所成成平若有所成吾得見乃可知

也叔向曰不既和矣乎對曰伯有侈而愎子皙好在

人上莫能相下也雖其和也猶相積惡也惡至無日

矣伯有子皙之事人謂子產就直助疆人告子產

而助三家之子產曰豈為我徒言不以駟國之禍難

誰知所蔽或主強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欲以無所

乃歛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不與大

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况生者乎遂自止之

子產入於是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聞鄭人之

盟已也自墓門鄭城之瀆入因馬師頡頡即介於襄

庫介甲也用襄以伐舊北門駟帶子西之子率國

人以伐之伐伯皆召子產駟良皆召子產曰兄弟而

及此二人皆子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祿

之以衣枕之股而哭之殮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

者既而葬諸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

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襄三

十年

憑當時已
自有黨故
子產不欲
助其謀嫌
於偏向耳
恐駟良亦
未盡直也

究竟不欲
助疆之意

鄭徐吾犯之妹美犯鄭大夫公孫楚子南聘之矣公孫黑子

又使強委禽焉納朱雁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

非子之患也言此乃鄭國政令不正所致非徐吾氏之憂唯所欲與犯請

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皙公孫黑盛飾入布幣

而出布陳贊幣子南公孫楚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

房觀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言丈夫夫夫婦婦

所謂順也適子南氏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

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交擊之以

戈子皙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

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在楚

也先聘于南直也子南用戈子皙直也子產力未能討故鈞其事歸罪于楚乃執子南而

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奸犯也畏君之威聽

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為國也今君

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奸國之犯

謂傷人子皙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

而不忌不事長也忌畏也兵其從兄子皙子長之從父兄也不養

親也君曰余不女忍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

罪稱鄭伯之命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游楚即公孫楚將

放之於遠地

敘事詳艷
讀之如觀
場劇

鈞却云
鈞曰是
川木文勝

行子南將逐子南子產咨于大叔大叔游楚大叔曰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亢蔽彼國政也非私難也謂彼

子南彼逐乃國之政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令非私家之患難也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蔡蔡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

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于諸游之

鄭為游楚子亂故鄭伯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

虎公孫僑公孫段游吉駟帶私盟於閨門城之外實

薰隧薰隧門外道名實之者為明年十產數子昏罪稱薰隧盟起本

公孫黑疆與于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自欲川

子產弗討六

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游氏大叔之

所傷故欲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駟

害其族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遠傳車驛馬

至使吏數之責子昏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

爾討也不暇治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

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謂公孫薰隧之盟女

矯君位而罪三也使太史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

寔薰隧三
字神入奇
絕

前謂十哲
直而今始
凶人罪之
驅除邪惡

機不可失
先露此子
產定亂全
身之略也

真珠舟

卷之十

三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印子誓之子褚師市官子產
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
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屍諸周氏之
衢加木焉書其罪于木
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
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
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
卒大叔為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荏苒之

澤

荏苒澤各于澤中劫人

大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

徒兵以攻荏苒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
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
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汙可
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施之以寬也母從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綈不剛不柔布
政優優百祿是適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
涕曰古之遺愛也子產見愛有古人之遺風昭二十年

真珠舟

卷之十

三

呂覽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二人桃李之垂于街者莫之援也錐刀之遺于道者莫之卑也

真西山曰按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立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凡四十餘年內則有諸大夫之爭權互相誅殺外則有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產于此從容維幹皆有次第其于內也務息諸大夫之爭而去其尤不可令者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于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欲故終其身免于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唯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焉

晏平仲傳

晏嬰字平仲萊之維夷人桓子弱之子也

左傳 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于是會諸侯於商任以

錮之欒盈自楚來奔莊公三年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

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在

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其

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

時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

不懼明年果有晉師六年崔杼弑莊公晏子聞難

往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

與朱船 卷之七 三

議論精到
古人于生
死之際處
之不荷

其珍舟

卷之七

三四

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亾也。曰歸乎。曰君
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
口實。養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
則亾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而死之。而焉得亾之。將庸何
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輿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嬖子
杵臼而相之。是為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
曰所不與崔慶者。有如此盟。景子仰天嘆曰。嬰所不
惟忠于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此上帝。乃軟及慶氏敗。
公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
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亾。吾邑不足欲
也。益之邶殿。乃足欲。足欲亾。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
一邑。若奔亡雖一邑不可得宰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
景公四年。吳季札來聘。謂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
免乎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
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于樂。子高子之
難。初景公欲更晏子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

矣富一語
與醒貪夫

真味船

卷之七

三五

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明燥之地辭曰君之先臣容焉

臣不足以嗣之于臣侈矣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

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也衆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

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

于刑有鬻踊別足之履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以告于君

故與叔向語而稱之景公為是省于刑及晏子如晉

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室皆如其

舊則使宅人反之復其舊宅公弗許因陳桓子以謀

乃許之齊侯疥遂疢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齊在梁丘據與裔欵二子齊嬖大夫言于公曰吾事鬼神

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

也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囂以辭

賓公說告晏子晏子對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

德于趙武趙武曰夫子指范會之家事治言于晉國竭

情無私其祝史祭祀神信不愧其家事無猜其祝史

不祈建以語康王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

君以為諸侯主也公曰據與欵謂寡人能事鬼神故

欲誅於祝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

傳曰仁人之言其利溥

其言句在也字下以倒法作住法亦新

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上下怨疾。動作避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縱。肆行非度。無所還忌。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民痛。無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享。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

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林之木。衡麓守之。澤之萑苻。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言專利不與民共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強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妾。肆奪于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億兆人之詛。君若誅于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有司寬政。

毀關去禁薄歛已責。景公田于沛，既還，晏子侍於
 遄臺，子猶即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
 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
 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宰夫和
 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
 心，君臣亦然。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
 有和羹。既戒且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濟五
 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
 氣以動，故二體舞有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

聲古商角徵羽六律七音五聲變宮變羽也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

皆可皆可以相成也清濁大小長短徐疾哀樂剛柔遲速
 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
 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
 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
 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景公飲酒，
 樂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對曰：古而無死，則古
 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爽鳩氏少皞氏之司寇也
 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

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齊侯志樂不
死晏子稱古

以節
其情

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嘆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于民。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

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并。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于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史記晏子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

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卽危言。語不及之卽危行國有道卽順命無道卽衡命以此三世顯名于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之中晏子出遭之途解左驂贖之載歸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方吾在縲紲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旣已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矣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紲之中晏子如是延入爲上客晏子爲相時出其御之妻

善交久敬
想懲于石
父之請絕
乎使至今
重平仲者
石父也

從門間而闕其失

從門間而闕其失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已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

曾子從孔子于齊齊景公以下卿之禮聘曾子曾子固辭將行晏子送之曰吾聞之君子遣人以財不若善言今夫蘭之本

本猶根也三年湛之以漉醕

投物水中曰湛

太史公曰
妾子伏莊
公尸哭之
成禮然後
去豈所謂
是義不爲
無勇者耶
至其諫說
犯君之顏
此所謂進

忠盡忠退
 思補過者
 哉假令晏
 子而在余
 雖為之執
 鞭所欣慕
 焉
 外記平仲
 下交魯之
 處士上交
 齊之大夫
 吳翰至老
 不衰孔子
 在齊與平
 仲處者八
 年

澄酒日澁以
 酒漱口日醕
 既成噉之則易以匹馬非蘭之本性也
 所以湛者美矣願子詳其所湛者夫君子居必擇處
 遊必擇方仕必擇君擇君所以求仕擇方所以修道
 嗜慾移性可不慎乎孔子聞之曰晏子之言君子哉
 依賢者固不困依有者固不窮馬駘斬足而復行
 足何也以其輔之者衆也

子曰子產於民為惠主於學為博物晏子于君為忠
 臣而行為恭敬故吾皆以兄事之而加愛敬
 齊侯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其君何若對曰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而封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
 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
 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亡臣何送焉故忠臣者能
 納善于君也而不能與其君陷難者也

景公飲酒陳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于公曰請浮晏
 子公曰何故也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
 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酌者
 奉觴而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君賜卿位以顯其
 身嬰不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之百萬以富其

家。嬰不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且臣以君之賜。臣
 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
 黨。無凍餒者。國之簡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
 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公曰善。為我浮桓子
 也。

臧文仲考
 魯孝公生僖伯。僖生哀伯。達生伯氏。瓶生
 文仲。辰。彊。字子臧。因以為氏。

左傳 魯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人有言。死而不
 朽。何謂也。穆叔曰。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
 立。豹聞之。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此之謂不
 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祀。無國無之。不
 可謂不朽。

左傳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



以人從欲鮮濟。

僖公二十一年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

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

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

歲饑而不害。

楚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

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國語魯饑，臧文仲言於嚴公曰：夫為四隣之援，結諸侯

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為鑄

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

器請糴於齊。公曰：誰使？對曰：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

之制也。辰也，備卿。辰請于齊，公使往。從者曰：吾君不

命吾子，吾子請之，其為選事也。文仲曰：賢者急病

為民而讓夷，以治平為責居官者當事不避難，在位者恤民

之患，是以國家無違。今我不如齊，非急病也。在上不

恤下，居官而惰，非事君也。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

告糴，曰：天災流行，戾于敝邑，飢饉薦降，民羸幾卒。大

懼殄，周公太公之命祀，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

或以為刑
官之報

以舒執事。以救敝邑。使能共職。豈惟寡君與二三臣。寔受君賜。其周公太公。及百辟神祇。實永饗而賴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左傳

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

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孫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

周襄王出居于鄭。使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

母弟之寵子帶。

野處

在鄭地汜。敢告叔父。文仲對

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

僖二十四年

家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垂法。于今不

亡。可謂知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逆

祀

謂躋僖公

而不止。燔柴于竈以祀焉。

顏淵問於孔子曰。臧文仲。武仲孰賢。孔子曰。武仲賢

哉。顏淵曰。武仲世稱聖人。而身不免於罪。是智不足

稱也。好言兵討。而剗銳於邾。是智不足名也。夫文仲

其身雖沒。而言不沒。惡有未賢。孔子曰。身沒言立。所

居蔡考
蔡國君之
守龜出蔡
地因以為
名焉禮
器諸侯以
龜為寶以
圭為瑞家
不寶龜不
藏圭家
語藏氏有
守龜其名
年而為
一兆武仲
年而為
志又曰
名復句

以為文仲也。然有不仁者三，不智者三，是則不及武仲也。回曰：可得聞乎？孔子曰：下展禽，置六關。禁絕來游之人

妾織蒲。為席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倍本閱兄嘗為臣應

在下今祀爰居。海鳥止于東門命鐘鼓祀之三不智也。

有海鳥名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文仲以為

神，使國人祭之。展禽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

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

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今海

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智矣。夫

仁者講功，智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

問，非智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

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文仲聞之，曰：信

吾過也。夫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

邾人以取句須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

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君其無謂邾小，螿蠆有毒，而

况國乎？弗聽。公及邾師戰于井陘，我師敗績，邾人獲

公胄，縣諸魚門。

按文仲當時，上有遺佚厄窮之下惠，下有築郿築廐

之節梁上
盪謂之稅
明堂位天
十之廟飾
山節刻楹
構為山也
藻稅畫侏
儒柱為藻
文也

之疲民書蠹書蜚無禾無麥不謂無事矣仲自乞糴於齊不務殖農桑以豐國計而唯龜是寶棄職甚矣論曰文仲之為人蓋亦明於大體者但用心於禍福之際未免重于鬼神而自輕耳西野識

晉書曰夫君子之言不可不也其災也甚熾也熾矣大風冬熾熾文仲聞之曰計問非昏也今茲熾其育災乎夫觀川之熾熾也熾而二香齋如皆皆如無如而無之非才也亦不味而不

令尹子文傳

左傳若敖娶于邲生鬬伯比若敖卒伯比從其母畜於

邲合於邲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夢澤中虎乳之

邲子田遂收之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鬬

穀於菟實為令尹子文子文靖國之難朝不謀夕楚

人伐隨伐鄭滅弦滅黃子文之功實多楚成王立

申公鬬班殺公子元鬬穀於菟為令尹自毀其家以

紓楚國之難楚難由家強而國弱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

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家無贏積舉將

山前肢離 十二傳贈 所堂並天 益謂文翁 二前景土 戲跡晴 有石於

國語楚成 王每朝設 脯糗以羞 子文子文 辭而逃之 設菟子文 之族有干 法者廷理 欲釋之子 文不聽國 人歌其公 平

以靖國。量力以制敵。溥惠以撫下。三仕不喜。三已不
 愠。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勤于社稷。嘗曰。蔽賢者
 不祥。專利者必害。故其為政。度人以用人。凡以自究
 厥心。不違他恤。
 楚成得臣。子玉帥師伐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
 之功。使已伐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
 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于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
欲委重于子玉。故略其事。子文復治兵于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賈

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以子玉能堪其事。薦賈尚幼。後至不

為賈數語
 遂為子玉
 死案總見
 其剛而無
 禮所以不
 亂過三百

賀。子文曰。何為不賀。賈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于子
 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
 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又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
 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
 之有。子玉果敗于城濮。

初。楚司馬子良。子文之弟。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
 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矣。子良
 不可。子文以為大憾。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

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令尹子文卒，子越為令尹，乃亂。攻王師於漳澨，楚子遂滅若敖氏。子文之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遂歸，復命而自拘于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言其封于邲為邲公，鬬氏之族益大。

崔子考 名杵，齊公族也。

左傳 齊棠公棠邑人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

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吊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為已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同姜姓

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困六三變為大過示陳文子，文

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為巽，故曰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能

墮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凶。崔子曰：嫫也，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嫫，言棠公已當此凶。遂

取之。莊公通焉，驟數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

招福以冠
與陳靈公

真珠塔

卷之七

三八

通夏姬而
衷其初服
以戲于朝
司不免弑

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
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
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莒
子朝於齊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
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
也歌以命姜氏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
而請請免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君之
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于公宮崔子宮近公宮陪臣
干揆有淫者不知二命干亂行夜也言得淫人受命公

傳謂死者皆其嬖寵不知小人難養得其死力尤難

以崔子之大惡而猶知舍晏子以從民望若論討賊之義經當書晏嬰弑其君矣觀此則春秋遺后之事

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
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墮八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
復命不說弁而死于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
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
死崔氏殺驥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
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
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丁丑崔子立景公而相
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于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讀
晏子易其仰天嘆曰嬰所不惟忠于君利社稷者

河疑也

是與有如上帝。乃歎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東萊論以崔子之弑君，史書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鐵鉞有敵，筆鋒益強，威加一國，而莫能增損。汗簡之半辭，文武周公之澤，既竭。仲尼之聖未生，是數百年間，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也。昧谷餞日之後，暘谷賓日以前，暮夜晦冥，羣慝并作，苟無以代明，則天下之目瞽矣。

陳文子考

名須無敬，世之後也。

左傳秋齊侯伐衛，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必及君。言必以驕致患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敗而毀焉。言齊間晉有樂盈之禍而伐之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子何有？言有急不能顧者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弑君之惡過于背盟主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

也。况以惡乎。

所行之義有過於君猶自損抑况欲以惡其君乎

齊侯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遠啓疆如齊聘，且請盟。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陳文子曰：齊將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齊自晏子以下，能卓然自守，不污于其間者，惟文子為賢。然其知崔子之惡，不能制之于先，而第去之于後，夫子一清之評，其亦不欲深求耳。

季文子傳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魯之元卿也。

左傳文公六年，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

季文子聘於陳，且娶焉。

臣非君命不越境，故因聘而自為娶。

秋，使季文

子聘於晉，求遭喪之禮以行。

聞晉侯疾，故聘而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

曰：將焉用之？文子曰：豫備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

之實，難過。求何害？

此所謂三思而行。

十二年冬，行父帥師城

諸及鄆。

諸，鄆二邑，莒魯之衝也。公孫敖奔莒，行父疑敖之在莒為疆場患，故帥師以城。

十五

年，秋，齊人侵魯西部，遂伐曹，入其郛，討其朝于魯也。

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于有禮者，曰

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
討人。難以免矣。十八年文公薨。子宣公立。時莒紀
公生太子僕。又生季陀。愛季陀而黜僕。且多行無禮
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
之邑。曰今日必授。必受太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
日必達。必達莒僕公問其故。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
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
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之逐鳥雀也。先君周

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五倫之法則德以處事。事以

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

為盜。盜器為奸。主藏之名。賴奸之用。為大凶德。有常

無赦。在九刑不怠。行文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弟忠

信為吉德。盜賊藏奸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

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

則奸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若保其人而利其以

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

之。在昔舜舉十六族。八元流四凶。八愷渾敦窮奇。有

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于戾乎。昔舜以下稍節

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賄以請會。宣公篡立懼齊見討行父

遂如齊以濟西川之田賂之以請會於是會於平州。齊地以定公位。

八年襄仲莊公子卒。十八年公孫歸父襄仲子以襄仲之

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

欲以晉人去之。冬，宣公薨。季文子言于朝曰：「使我殺

嫡以失大援者，襄仲也。」嫡謂子惡，齊外甥，襄仲殺之而立宣公，不能堅事齊，晉故

云天大援也。季文子怨歸父，欲去三桓，故借此以為之罪耳。滅宣仲。名許武，怒曰：

「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去襄仲遂逐其子歸父，出奔齊。

成公元年作丘甲，滅孫許，及晉侯盟於赤棘。晉地，備齊

也。去歲公孫歸父如晉，謀去三桓，未返而宣公薨。孫許為三桓去歸父之族，而歸父奔齊，今三桓俱

其見討，故作丘甲以謀伐齊，盟赤棘以止晉兵，皆三桓為已計，而季文子主之也。

二年行父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首，及齊侯戰於

鞞。齊地齊師敗績。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於爰婁。齊地

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宣公以汶陽田賂齊，得立，至是晉使歸之於武

四年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

免。言不能壽終也。秋公至自晉。欲叛晉而從楚。文子曰：不可。

晉雖無道，不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適于我，諸侯聽焉。

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

雖大，非吾族也。其肯愛我乎？乃止。

六年，文子以鞍之功，立武功宮。立先君武公宮以告成事，示后世。非

禮也。聽于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

七年春，吳伐郟。郟成，文子曰：中國不振旅，出曰：治兵入曰：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吊者也夫。言中國不相慰恤，故蠻夷內侵。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文子

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

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

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

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

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衛風。七年之中，平子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

三，猶喪配耦，而况羈查，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

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大雅。行父懼晉

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

傳云：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

冬晉士燮

范文子

來聘言伐鄭

以鄭事吳故

公賂之請緩師

士燮不可曰

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賂

不敢事受賂

無貳成

公私之事不能兩成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

將復之

將以緩師之言復音矣

季孫懼遂使宣伯

即叔孫僑如

帥師

會伐鄭

九年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于蒲

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

何為

夏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

既歸復命魯公享之

賦韓奕之

五章

大雅

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

及嗣君施及未亡人

婦人夫死自稱未亡人

先君猶有望也敢

拜大夫之重勞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邶風喻文子獲我心

十六年晉伐鄭楚救鄭公將會出於壞隤

魯邑

宣伯

叔孫僑如

通於穆姜

成公母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

季文子孟

將行

成公將去會晉師

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

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

二子公庶弟

指之口女不可是皆君也

指二公子言欲廢公更立君

公待于壞

隤申宮傲備設守而後行是以不及晉楚之戰期使

音抽

孟獻子守于公宮。秋會於沙隨。宣伯賂郤犇，訴公於晉侯。晉侯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宣伯使告郤犇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能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子也。而事晉，蔑有二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文子於茗丘。晉地公還侍於鄆。使子叔聲伯名嬰齊請季孫于晉。郤犇曰：苟夫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于公宮。親魯甚于晉公室對曰：

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則夫二臣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亾。以魯之密邇仇讐，亡而為讐，治之何及。魯亡而屬齊楚則還為晉讐。晉雖治之，亦何所及。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聽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冬十月，出叔孫僑如而盟之。時成公未歸，命國人遂出僑如，而與諸大夫共盟以僑如為戒。僑如奔齊。十二月，行父及晉郤犇盟於扈。歸，刺公子偃。偃與鉏俱

穆姜所指獨殺

召叔孫豹

僑如弟也

於齊而立之

襄公二年夏齊姜薨

襄公嫡母

初穆姜使擇美櫬

梓屬

以自

為襯與頌琴

襯親身棺也頌琴琴名皆欲以送終

季文子取以葬齊姜

君子曰非禮也

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婦季文子取穆姜所為之襯與琴以葬齊姜非尊

享君祖母之禮也

禮無所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

大焉

四年秋定姒薨

成公妾襄公生母姒妃姓

不嬪於廟無襯不虞匠

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

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

君長誰咎受其咎

襄公長將責季孫

初季孫

為已樹六櫬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

欲為定姒作襯季

孫曰略

不以道取為略

匠慶用蒲圃之櫬季孫不御

也君子

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文子始無禮于穆姜

五年文子卒大夫入歛公在位

在西向

宰庀家器為

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

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

宣成矣

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按季文子縱襄仲殺嫡立庶于是矚宣公之短黜莒

僕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後宣公惡

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則行父始奸深忌刻之人矣。但末年能信用仲孫蔑而委之政，故猶以功名終焉。夫子曰：再斯可矣。蓋曰：再尚未能，何以云三思也。使能再思，不黨篡而納賂，專權而興兵，封植以肥已矣。此言微婉可味。

潁武子考

名俞莊子之子

文子爲大夫，而儉素若此，深足爲人臣之愧。何得以季氏薄視之也。第考其行事，微有得失，想其識未足耳。故有三思之癖。

左傳初，晉文公之爲太子出也，曹衛皆不禮焉。既而

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成公三年，晉師

自河南濟，浸曹，遂伐衛，取五鹿。衛地晉侯齊侯盟於欽

孟。衛地衛侯成公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

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出居於襄牛。衛地甯武子從，大

夫元咺奉公弟叔武以受盟。使攝君事或訴元咺於

公曰：立叔武矣。咺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

叔武以入守。不以殺子之故廢衛侯之命奉叔武以入衛守國。晉人復衛侯。

甯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地衛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

以及此憂也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

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

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

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

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

不貳衛侯先期入不信叔武故甯武子先武子患公

先入欲安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之欲速故

犬華仲先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提髮走出前驅射

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

使殺之元咺以叔武之死也出奔晉衛侯與元咺訟

爭殺叔武事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代坐士榮為大士

衛侯不勝殺士榮別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

侯歸之于京師置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俞以君在幽隘

故親以衣食為已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衛公子適也晉

侯使醫衍酖衛侯晉侯實怨衛侯欲殺而罪不及甯

俞路醫使薄其酖不死魯僖公為之請納玉于王與

晉侯皆十穀雙正曰穀魯本與衛同王許之乃釋衛

侯衛侯使賂周欽治厘臣衛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

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弟瑕母公入祀先君周治既

服將命周欽先入及門遇疾而死治厘辭卿

魯文公四年衛甯武子來聘與之晏為賦湛露及彤

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問其對曰臣以為肄

業及之也工肄習樂歌自及此詩非為晏臣而設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

晏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

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敵當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

一彤矢百音盧茲弓矢千以覺報晏形赤色茲黑色今陪臣

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

之

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公命祀相夏啓之孫甯子不

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鄆何事相之不享

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問成王周公之命祀

請改祀命

按武子事皆在成公之時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

子繼甯武子莊子子成公初莊子會盟於向至三年

武子始盟宛濮則武子未嘗事文公也朱註云武子

任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誤也

所載務財訓農通商惠公敬教勸學授方任能

乃文公時事

按成公出入始終以亂武子之失諫者五不禮重耳背晉從楚懷忌叔武已盟而疑先期而入賂殺元咺此五事也然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

伯夷叔齊考

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智字仲達姓墨胎氏夷齊

其諡也父孤竹君

孤竹今永年府

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

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

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皆往

歸焉

史記

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

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

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武王

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夷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于首陽山。採薇而食。及餓且死。其辭曰。登我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吁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于首陽之

山。

呂氏春秋 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

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辨疑 按孔子所以稱夷齊者。事無始末。莫知其何所指。

孔子之後。尚論古人。無如孟子。孟子止言伯夷。不及叔齊。於孔子此二章之意。亦未有所發。惟史記後孔孟而作。成書備而記事富。倘不得史記以知二子。嘗有遜國俱逃之事。則求仁得仁之說。子貢雖知之。後世學者。何從而知之也。然遷好奇而輕信。論語稱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未嘗言其以餓而死也。首陽之隱。未見其在武王之世。安知其不以逃國之時。至首陽也。孤竹小國。莫知的在何所。而首陽在河東之蒲坂。詩之唐風曰。采苓采苓。首陽之顛。采苦采苦。首

陽之下、或者卽此首陽、蓋晉地也、惟其遜國俱逝、事
大卓絕、故後世指其所嘗棲止之地、曰此仁賢之迹
也、何必死於此山而後見稱耶、若諫伐一事、使果有
之、夷齊當諫於未舉事之時、初不當俟其戎車旣駕
而後出奇駭衆于道路也、太公與已均爲大老、出處
素與之同、不於今日白首如新、方勞其匆匆扶去、於
鋒刃將及之中也、遷於史記纔有一字之增、而遂與
論語略無一字之合、使果如是、采薇一歌、足發明武
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耻、有大于不聽惡聲、而

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刺謬也、然則遷豈無所據乎、
曰遷自言之矣、所謂予悲伯夷之志、睹逸詩可異焉、
者、此遷之所據、乃一傳之病源也、逸詩者西山采薇
之章也、古詩稱采草木、蔬茹于山者甚多、豈皆有所
感憤、而不食人粟者乎、且詩言西山、不言首陽、不當
以附會論語之所云、是此詩誤遷、而遷誤後世也、
王文公曰、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痛紂、
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同歸西伯矣、武王倡大義
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爲非、豈伯夷乎、想武

微生尚魯
人一名尾
生高高嘗
與女子期
于梁下女
子不來水

之後所述
定事極詳

不主於經故號曰春秋外傳云魯侯欲以孔子為
司徒將召三桓議之乃謂左丘明左丘明曰孔丘其
聖人歟夫聖人在政過者離位焉君雖欲謀其將弗
合乎魯侯曰吾子奚以知之左丘明曰周人有愛裘
而好珍羞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為少牢
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與逃於重丘之下
羊相與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五年不製一裘十年
不足一牢何者周人之謀失也今君欲以孔丘為司
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于是魯

侯遂不與三桓謀而召孔子為司寇

劉知幾曰左氏之義有三長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

觀書于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知
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
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
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
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
之時于魯文藉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
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

一、其、傳、廣、包、他、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耻之夫亦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于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寔廣見聞其長三也

薛方山曰

余觀左丘明春秋內外傳殆游夏之流非特諸

子之倫也故賈逵王肅虞翻韋昭咸高其人治其章句迨宋儒因韓子謂左氏浮誇柳子又謂其說多淫遂謂魯論所載丘明非傳春秋者于是二人而二之至論其所謂浮淫乃石言于晉神降于莘之類不知

有常必有怪亦陰陽之義也且事有傳疑春秋所許以是爲浮淫而并疑夫子之所稱過矣鄭夾漈誌氏族亦主其說謂傳春秋者左姓丘明名其在魯論者則居于左丘以地爲氏者也至考其誌詳載氏族終無左右氏不亦自矛盾乎

李瑞和曰夫君子將立言于天下而其胸中非真有當世之憤剛腸嫉惡之性則其書不可以垂教卽幸而得同志於當時而其胸中非各有世道之憂代王者去邪擊奸之志則其書亦不可以苟同若丘與丘

明。殆于得是非之公矣。夫佞人之禍。不在區區病睦。而大者恒在功名之士。故列國之卿。丘明雖文其辭。未嘗不卑其志。而丘也無勇。亦有兩觀以待僞辟之徒。夫反覆之態。非所施于友生。而事成嘗列于英雄之數。故事讐之國。丘明或侈其功。未嘗不惡其詐。而丘惟無怨。不能屈筆以媚所殺我之人。知我罪我。兩人聽之。崇正醜邪。則兩人當之矣。

念他林修之

珠船卷之七終

日
月
問
所

